



一代新人

一代新人

(短篇小说集)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二年 昆明

一代新人

(短篇小说集)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(昆明市书林街100号)

云南人民印刷厂印刷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$1/32$ 印张：6 $3/4$ 字数：132,000

1972年8月第一版 1972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,200

书号：10116·554 定价：三角七分

目 录

机器声中	哈尔滨电表仪器厂 王佩家 (1)
最后一班岗	上海国棉二十一厂工人写作组 (10)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
一代新人	上海长红塑料厂 江华南 陈惠莹 (21)
新来的仓库管理员	南 晖 (31)
警钟常鸣	朱 剑 (40)
并肩前进	公社社员 杨廷玉 (54)
山村风云	林 楠 (71)
龙山虎大爷	张文德 (81)
新老队长	金沙水 (94)
支援	公社社员 松 泉 (107)
飞雪扬鞭	公社社员 江 天 (115)
新来的班长	公社社员 李仕强 (126)
赤脚红心	张二牧 (138)
山村在召唤	付阁文 (148)
险峰雄鹰	解放军某部 杨映生 (156)
战马驰骋	郭 戈 (165)
一片蔚蓝	肖 马 (174)
师傅	周祥鸿 (187)
山花	焦炳琨 (195)
“县委分队”	王芸亭 (205)

机 器 声 中

哈尔滨电表仪器厂 王佩家

傍晚，在白雪铺盖着的厂区大道上走着两个人。举步稳健的是五十岁的老严师傅，迈着虎步的是他徒弟李猛。

自从一个多月前，师傅调到车间检查站当站长后，来厂不到两年的徒弟也就独立操作了。可是在老严师傅看来，尽管徒弟已经独挑“大梁”了，自己又忙着在检查站“把关”，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、老工人，教育青年工人的责任，并未丝毫减轻。特别是当他发现李猛近几天干活思想有些“溜号”，对产品质量不精心的问题，联系最近听到的“老严头执行的是‘管、卡、压’”这一风言风语，更觉得有必要跟这个青年工人好好谈谈。恰好在上夜班的路上，师徒“会师”了。

“猛子，这几天，有人对新的检查制度好象有点意见，你听到了吧？”老严师傅放慢脚步，看着李猛那天真的笑脸问道。

“没有……啊，不过，大伙说你管得有点严。”

“哈哈。”老严师傅朗声笑道，“‘大伙’！……那么你呢？”

“嘿嘿……”李猛不自然地笑着，欲说又止。老严师傅刚想调转话题，这时迎面走来一位检查员，说：“严师傅，党支部书记找你咧。”

“什么事？这么急。”

“你‘漏检’了。”

“我……”老严师傅上任以来，第一次听到“漏检”这个词。对检查人员来说，漏检是责任心不强的表现，是对革命工作的失职。他沉思了片刻，猛然舒展开那紧锁着的眉头，深情地望李猛一眼，说：“你上班去吧，找个时间咱再唠。”

李猛入厂后，常听人说，老严师傅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全厂有名的质量标兵。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焕发了老严师傅的革命青春，他加工的每一个零件都是优质品。调检查站后他的工作更是极端负责，既把质量关，又把思想关。李猛不相信老严师傅漏检，他一边走着一边这样想。

“嘻嘻，小伙子，寻思什么好事呢？”一个鼓噪着公鸭嗓音的人，冷丁撞了一下李猛的臂膀。李猛转身一望，靠近身旁的这个人，是原先的“检查站长”，现在放到车工组劳动的钱银庄。

“啊，钱师傅，看你说的……。”

“嘻嘻，我要借给你看的那本书带来了，夜班饭前到老地方去取。”钱银庄说罢，向李猛点点头，夹着个饭盒子，躬起水蛇腰溜溜地走开了。

一股寒风从背后袭来，吹得李猛打个冷颤。这时，他才感到有点寒意。看看手表，疾步去车间接班。

老严师傅从支部书记那里走回来，又到热处理和材料库进行了全面了解，便走回工段。一进门就听钱银庄正同青年工人小张小声说：“对人要求那么严，他也漏检了……”。老严师傅轻蔑地扫了钱银庄一眼，疾步走进检查站，把写着毛主席的关于“一切产品，不但求数量多，而且求质量好”的语录板，端端正正地镶挂在检查站窗口上。这是他为了顶“老严头执行的是‘管、卡、压’”这股妖风而特意精心制作的语录板。他从头至尾默读了一遍毛主席的伟大教导，又从兜里掏出支部书记交给他的那五个没淬上火的保险螺丝。方才，他和支部书记一起认真进行了分析研究，认为这根本不是检查员漏检，也不是材料库发错了材料，而是有人私自换料，想瞒过检查员，破坏新建立起来的检查制度。当时支部书记还向他介绍了当前厂内阶级斗争的新动向，重点谈到了钱银庄这个人。最近，钱银庄几次去找厂的有关部门，企图翻案，重新掌管检查大权，但都受到了批判和抵制。想到这，老严师傅揣起保险螺丝，又再次翻阅检查登记册。

“哒哒哒……”铣床的怪叫声引起了老严师傅的注意，他透过检查窗口，看到李猛开动的自动走刀，象一匹脱了缰

绳的野马一般。这要撒起“欢”来，光追求速度，那还能顾得上质量啊！于是撂下检查登记册，大步流星地冲出检查站。

“猛子，你想把铣床开飞了。”

“飞不了，有地角螺丝固定着哪。”李猛向老严师傅调皮地卡巴卡巴眼睛，接着回头又望望墙上的挂钟，象有什么急事在催促着他。

“干活不能光追求速度，时刻要注意检查质量。”老严师傅随手拣起一个刚铣好的“接头”零件，那活儿象烙铁似的烫得他的手指火辣辣的。他忍着那热劲一卡尺码，便喊：“停车。”

“停车？”李猛急于抢出这批活，以便到地下室去听钱银庄讲故事、取书，听到“停车”令，便疑惑地问：“第一次检查不是合格了吗？”

“不等于往后就不出问题。”

“一把刀还会铣出两样活吗？”

“看，这快超过最大公差了。”

“没事，在公差之内就行呗。”

“干革命不能满足于低标准，得向高标准看齐才行。”老严师傅皱起浓密的眉头，厚厚的嘴唇在频频的颤动，“咚”的一声替徒弟关了电门。

“师傅，你管的这样严，那要影响进度的。”李猛小声叨咕着。

“什么，影响进度？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辩证统一的，

没有质量就没有数量，只有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，才能增加数量。”老严师傅态度严肃，语意深长地说，“我们应当对产品的质量认真负责，精益求精，坚持好中求多、好中求快，好中求省，生产出更多的好的产品，为革命作出更多的贡献。”

老严师傅这番话，打动了李猛的心。他望着师傅的苍白鬓角，又忆起了半年前发生的那件终生难忘的事：

一天，李猛对铣刀超差了两个小零件，老严师傅当即把它拣出来，放在工具箱上。调度员不知道，取活时把这超差件一块扒拉到零件箱里，送到了电镀车间去加工。第二天，师傅上班发现那些超差件不见了，便赶紧找。李猛看他那焦急的样子，劝道：“算了吧，废两个小活算啥。”师傅却生气地说：“不让一个不合格的零件出厂，这是咱工人的起码责任。咱生产的是支援世界革命的仪表，咱要自觉地为革命把好质量关哪。”他整整花费了一夜工夫，从水槽里捞出上千个小零件，一个个检查，终于找出了那两个超差件……。

如今，面对着对产品质量一丝不苟的老严师傅，李猛惭愧地低下了头。

“象这样的产品，生产得越多，浪费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越多，对社会主义建设危害就越大。而这正是阶级敌人高兴的。”老严师傅从兜里掏出那五个没淬上火的保险螺丝，递到李猛眼前，愤愤地说道：“你看，有人用不能淬火的钢料顶替好料，掺杂在大堆里，想蒙混过去。”

此时，李猛那已经涨红了的脸膛突然变得更红了。老严

师傅看到这情景，便焦急地问道：“是你？”

“不，不……”李猛急得满头流着热汗，他看了看那五个自己铣方的螺丝，又瞅瞅老严师傅那深沉而又明亮的目光，悔恨地说：“前天晚上，钱师傅送来五个螺丝，让我铣方，我也没问清楚干啥，就给他铣好了。”

“有加工单吗？”

“老师傅求我，也不好意思要哇。”

“你怎能不通过正当手续，私自替他加工零件呢？”老严师傅联系到钱银庄这个人的历史，激动地说，“猛子，在车间里，灌进耳内的都是机器的轰鸣声，但我们还要听到这里的阶级斗争的刀枪声。钱银庄是个什么东西？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不满，过去经常散布反动言论。文化大革命前，他卖力地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‘管、卡、压’。后来，革命群众查清了他是个地主分子，放到工段监督劳动。如今，他又用代料的罪恶手段，破坏质量，胡弄检查人员，妄图嫁祸于人。”

李猛入厂以来，常听老严师傅给介绍厂内和工段的阶级斗争情况，不过他总觉得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阶级敌人老实了。他认为，钱银庄干活挺卖力气，没啥大问题。此刻，他却受到很大震动，低着头摆弄自己忙三火四加工出的“接头”零件，看着那一道道不光滑的刀纹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“钱银庄找你干啥？”

“给讲故事。”

老严师傅沉思片刻，猛然说了一声：“走，咱们听去。”

“我，不去了。”

“不，既然他盛情‘邀请’，这次还是要去的。”老严师傅用力拉着李猛的手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猛子，走，这也是上阶级斗争教育课。”

这时，夜班饭的铃声响了。老严师傅和李猛一前一后，大步朝地下室走去。身后面跟来了几个人。当他们来到地下室屋旁时，就听里面青年工人小张说：“钱师傅，再讲一段吧。”

“哈哈，那都是陈糠烂谷子了，说点正事吧。最近检查制度恢复了，有的人整天喊质量质量的，对别人要求那么严，可是……自己却没把住关，照样漏检。别听瞎吵吵——你入厂时间短，还没尝到‘管、卡、压’的滋味。……”

“‘管、卡、压’的滋味，我们早就尝过了！”老严师傅“崩”的一声踢开门，闯进小屋里，钱银庄见事不妙，刚想溜走，却被李猛等人堵住了门口。

老严师傅指着钱银庄的塌塌鼻子，说：“推行‘管、卡、压’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你自己！”

文化大革命前，老严师傅加工一批“接头”零件。那工艺规定先铣内槽后铣外形，可是老严师傅知道这是重要仪器的关键部位，主动找当时的“检查站长”钱银庄研究，建议先铣外形后加工内槽，既可提高工效又能提高质量。钱银庄非但不听，反而说什么：“照工艺干，干废了打工艺废票，用不着你管闲事。”老严师傅一听这话，把肺都要气炸了，大

声驳斥：“我是工人，要对国家财产负责，这不合理的工艺非改不可。”于是，老严师傅被扣上“不听检查员命令”的帽子。钱银庄强令他停产写检查，老严师傅凭着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，压根没听那个邪，照常开动机床，按合理的工艺进行加工。后来安装仪器时发生了问题，查出了按照钱银庄的质量标准检查合格的“接头”和保险螺丝结合不好。……

听了老严师傅的发言，李猛和小张等青年工人起初是目瞪口呆，继而是满脸怒气。钱银庄见此情景，连连掩饰：“那，那是……过去的事情了。”

“现在怎么样？现在，你还诬蔑老严师傅执行‘管、卡、压’，破坏合理的规章制度。李猛跑上前去，猛地从钱银庄的工作服里拽出一本破旧不堪的书来，愤愤地摔在水泥地上，说，你煽动无政府主义，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工人。”

“对你这种坏思想、坏行为，就是要管、要卡、要压！”老严师傅射来一排连珠炮。

“我现在可是一心朴实地想把活干好啊！”

“那么，这是什么？”老严师傅亮出了握在粗大手掌里的保险螺丝。钱银庄一看，额角登时冒出了冷汗。

“你私自换料，妄想嫁祸于人，有意制造‘漏检’事故。”李猛气得直跺脚。

老严师傅拍了拍李猛的肩膀，指着小保险螺丝说：“这要是装在仪器上，就会毁坏一座水电站。保险螺丝淬不上火，就不保险了。从这里可以看出，钱银庄过去推行‘管、

卡、压’，现在破坏合理规章制度，出于同一个目的：破坏社会主义建设，复辟资本主义。”

“我……”钱银庄象泄了气的皮球，退缩在黑暗的角落里。

第二天，根据老严师傅的建议，党支部在这个车间召开了现场批判会，狠批了“阶级斗争熄灭论”，增强了广大工人阶级斗争观念，使车间革命和生产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景象。

老严师傅开完现场会后，精神抖擞地走向工段。咦！李猛的铣床怎么又开动了？白班不是就来人检修自动走刀部件了吗？李猛不是早就该休息了吗？他怀着奇怪的心情走过去，只见李猛满面流着热汗，正用双手摇着沉重的手柄，推动着机床的床面子继续干活！

“老严师傅，请你检查。”李猛一面摇着手柄，一面征求着检查站长的意见。

老严师傅轻轻拿起那明光铮亮的“接头”，嘿，如同镜面一样，一量尺码，正合乎标准公差。这样优质的产品，又用这种方法加工，他还能说什么呢！

老严师傅的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。

（原载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二日《哈尔滨日报》）

最后一班岗

上海国棉二十一厂工人写作组

复旦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

清花车间的秦福根师傅和姚阿兴师傅都是六十开外的老工人。一年多来，一直传说他们都快要退休了，但实际上他们比年轻人干得还欢。说起老秦和老姚，那真可以称得上是老相识了。解放前，他俩在长得比棉包稍稍高出一头的时候，就在这家大资本家开设的纱厂里当喂棉工了。在这暗无天日的牢笼里，他们手挽手地和资本家展开斗争，身上都留有资本家、工头的鞭痕。解放二十多年来，他们为了把自己的工厂建设好，真是废寝忘食、日夜奔忙，终于革了清花间号称“老虎口”的旧设备的命，造出了高水平的抓包机，使清花间彻底翻了个身。俗话说：“相识多年，扭在一朝。”可是，最近这对老伙伴却在思想上产生了一点分歧。事情是这样引起的：

去年夏天，厂里进来了一批新艺徒，他们车间分配到一个，名叫宁继勇，由姚阿兴师傅负责带他学开抓包机。姚师傅有个想法，自己快退休了，一定要让小宁在最短的时间里学会

开抓包机，这样，自己工作就有人接班了。另外，他还觉得清花间虽已经“花好桃好”，但就是那个蒸汽阀还不够好，新工人往往不容易掌握温湿度，花衣质量不稳定，因此他决定重新改装蒸汽阀，争取在退休前把它改装好。

秦福根师傅心里想的却不一样，他也抓生产，但更注意另外一些事情。譬如有一天，几个和小宁一起分配到厂里的同学到清花间来看望小宁。小青年碰在一起，大家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。有人问小宁的工种怎么样？小宁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怎么样？真够呛！整天就是推包、拆包、上平台、按电钮，闭了眼睛也能干，太没劲了！我要向领导上提出来，如果不给我换个带劲一点的技术工作，我要……”

“你要怎么样？砸锅不干了，是不是？”别的小青年还没答话，坐在一旁的秦师傅却站起来，生气地说：“没当上几天工人就不想干了，这样能把革命工作做好吗？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‘我们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人民服务’。可你呢？就是站在这边看那边，三心两意！”

好家伙，当了这么多老同学的面，就这样不客气地“训”，小宁脸上感到一阵热辣辣的，心里可不服气，就鼓起嘴说：“我又没有说砸锅不干，这工作是太简单嘛！按按电钮，谁个不会。”

这下，秦师傅更生气了，“什么？‘简单’？你知道不知道这‘简单’是怎么来的？解放前的清花间是什么样子啊！真是满屋花衣飞，有眼不能睁，喂棉工都得靠双手从地上把棉花一把一把抱起来，不断往机口里送，一天要弯腰磕头两千多

次，多少喂棉工晕倒在机器旁。你……也想尝尝这复杂的味道呀！”

“我……”小宁的脸胀得更红。

这时，正好姚师傅推包进来，看见秦师傅和小宁两人都脸红脖子粗的，赶忙放下棉包跑过来问：“出了什么事，老秦。”

“你来听听他讲些什么！”秦师傅把刚才小宁讲的话告诉了姚师傅。

姚师傅开始还以为小宁在生产上出了事故，心里有点着急，现在一听，才知道是小宁说错了几句话，这才放下心来。但看到秦师傅气成这副模样，他做师傅的当然也不能不讲几句，所以皱了皱眉头，对小宁说：

“看你，我一直对你说，趁我还在，你就专心一致地学点东西，不要七想八想的，你就是不听！”说着转过脸来轻声对秦师傅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！他们都是小青年嘛，你何必那么认真。你有高血压，不能动肝火。”

这以后，秦师傅对小宁还是经常关心。小宁却对秦师傅有了一点成见，见了秦师傅总是想方设法的避开。有一天，在食堂里，秦师傅和姚师傅坐在一起吃饭，小宁正好也买了饭菜走过来，刚把饭菜放下，突然发现对面是秦师傅，他立刻假装看到了邻桌的老同学，赶快搬过去。

姚师傅用手肘碰了碰秦师傅说：“这是他有意躲开我们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秦师傅说，“他主要是有意躲开我。”

姚师傅点了点头说：“是啊！老伙计，我早就想劝你几

句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你为了造抓包机，就差点豁出性命了，应该说，你对得起清花间了。现在设备更新了，身强力壮的青年也来了，他们在生产上也基本能顶下来，我们可以安心退休了。别老是盯着他们，关系搞得那么紧张。”

秦师傅认真地看了老伙伴一眼，摇了摇头说：“老兄弟，你这样说可不对。我也早就想劝你几句了。你光考虑在设备上更新，在生产上交班，那不能算是真正的交班。老姚，这最后一班岗，咱们一定要站好啊！”

秦师傅的批评，老姚一时有点接受不了。他委屈地说：“我不想站好最后一班岗？就拿小宁来说，他进厂以来，那一点不是我把着手在教啊？最近我在改装蒸汽阀，也是为了他们着想啊！咱们俩真可以说是从小一直到老了，你连这点也不了解！”

“老姚，你……”秦师傅还想往下说，但老姚已经端起空碗走了。

* * *

一条水泥大道，从厂门笔直地伸向清花间的门口。今天刚好运到一批棉包，因而清花间显得特别忙碌。

秦师傅正在干得最带劲的时候，只听得抓包间里突然传来了“砰”的一声响。秦师傅象母亲听见孩子的哭声一样，立即知道抓包机出毛病了。他赶忙放下棉包，往抓包间奔去。果然，一台抓包机停了，只见那抓棉的“打手”在“忽忽”地空转，控制台上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指示灯也“别别”地乱跳着。这时，小宁正满脸通红，额上冒汗，焦急地围着